

增批歷代通鑑輯覽

歷代通鑑輯覽卷七十六

宋

仁宗皇帝

嘉祐元年春正月帝有疾文彥博等宿衛禁中二月帝疾瘳正月朔帝御大慶殿受朝暴感風眩趣行禮而

罷翌日文彥博召內侍都知史志聰問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彥博叱曰爾曹出入禁闥不令宰相知天子起

居欲何為邪自今疾勢增減必以告不爾當行軍法又與劉沆富弼謀啟醢於大慶殿因留宿殿廬志聰曰無

故事彥博曰此豈論故事邪因赦死罪以下命輔臣禱天地宗廟社稷

河於北方致上體不安後數日二人又上言請皇后同聽治亦繼隆所教也志聰以其狀白執政彥博視而懷

之徐召二人詰之曰天文變異汝職所當言也何得輒預國家大事汝罪當族二人懼變色彥博曰觀汝直狂

愚耳未忍治汝罪自今無得復然二人退乃出狀示同列同列皆憤怒曰奴敢爾爾言何不斬之彥博曰斬之

則事彰於中宮不安衆皆曰善此而議違司天官定六塔方位復使二人往繼隆白請留之彥博曰彼本不

敢妄言有教之者耳繼隆默不敢對二人至二月帝疾愈御延和殿文彥博等還私第當是時京師業賴彥

博獨持重衆心乃安先是彥博等在禁中有言禁卒告都虞候欲為亂劉沆欲捕治彥博召都指揮許懷德問

判狀尾斬卒於軍門及帝疾愈沆白帝曰陛下違豫時彥博擅斬吉反者彥博以沆判呈帝乃解許懷德字師古祥符人

閏三月以王堯臣參知政事程戡為樞密副使戡以文彥博親故改授副使

以唐介知諫院御史吳中復請召還唐介文彥博因言於帝曰介頃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之誤然

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奏乃召介知諫院時稱彥博長者

夏五月罷知諫院范鎮帝性寬仁言事者競為激訐鎮獨務引大體非關朝廷安危生民利疚則未嘗言及帝

暴疾文彥博因請帝建儲帝許之會疾瘳而止至是鎮奮然曰天下事尚有大于此者乎即上疏曰方陛下不

豫海內皇皇莫知所為陛下獨以祖宗後裔為念是為宗廟社稷之慮至深且明也昔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

者矣

文彥博等此為直以三尺重視仁宗矣仁宗暴感風眩非不起之症彥博何不學樊噲排闥進見請事請旨而行乃公然赦死罪豈非專擅全欲醢廷益屬不經而史方謂京師業賴彥博等以安誠阿其所好不識大體之言且京師之業未必非彥博等之張大其事有以啟之而仁宗愈後亦置之不問可謂柔懦不飭君綱者矣

建儲得失前已詳論之仁宗是時春秋尚當未有皇嗣鎮必欲援立近屬其意何居且前後章十九上甚至君臣對泣成何景象又復移書執政言天象示變必有急兵造為誕妄之語以熒惑人心尤為狂謬然其所以致此者亦仁宗不整乾綱有以啟之耳

狄青素行慎密即其平日不去面涅不祖梁公愿慈尤可概見若士卒指目於誇耀雖馬足不過青善於恤下戎伍無知歡賊發於不自覺且何至有意外之患慮其非國家之利乎蓋足時

天下之大公也真宗以周王薨王名祐真宗次子生九年薨養宗子於宮中天下之大慮也願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拔近屬賢者優其禮秩而試以政事俟有聖嗣復遣還邸章累上不報執政諭之曰今聞言已入為之甚難鎮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諸公謂今日難於前日安知異日不難於今日乎凡見帝面陳者三因泣下帝亦泣謂曰朕知卿忠當更俟二三年鎮前後章凡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皆白朝廷知不可奪乃罷知諫院改糾察在京刑獄時并州通判司馬光亦言建儲事且勸鎮以死爭之翰林學士歐陽修殿中侍御史已拯呂景初字晦叔趙抃知制誥吳奎劉敞等皆上疏力請於是文彥博富弼王堯臣等相繼勸帝早定大計皆不聽

六月大水社稷壇壞詔求直言京師自四月大雨水注安上門門關折壞官私廬舍數萬區諸路言江河決溢河北尤甚至是雨壞太社太稷壇詔羣臣實封言闕失而分遣使賑恤被傷者

秋七月彗出紫微垣至八月始滅

八月庚戌朔日食

罷狄青判陳州以韓琦為樞密使青在樞府每出入士卒輒指目以相矜誇至擁馬足不得行又其家數有光於相國寺行止翰林學士歐陽修言青掌國機密而得軍情非國家之利知制誥劉敞出知揚州陞辭亦言陛下幸愛青不如出之以全其終帝然之乃以使相判陳州

冬十一月王德用罷以賈昌朝為樞密使德用將家子習知軍中情偽善以恩撫下故多得士心雖屢臨邊境未嘗親矢石督戰而名聞四夷閭閻婦女小兒亦呼為黑王相公

十二月劉沆免以曾公亮參知政事沆初以附張貴妃得進數為御史論沆深疾之因上言自慶歷後臺諫官用事朝廷命令之出事無當否悉論之必勝而後已專務挾人陰私莫辨之事以中傷士大夫執政畏其言

朝臣皆怯懦之流不識機權而又輕視武途不樂其位次居上預存意見於胸中猜疑隨處而起非平允之論也

是時文體大壞以險怪奇澁相矜人心澆薄於此可見歐陽修一舉而廓清之牛鬼蛇神之派由斯稍變可謂力挽頹風乃榜發而被黜者聚譟馬前士習之不潔患更甚於文敵爾時有司竟不加之懲治何以維世風而飭士行耶

進擢尤速請行御史遷次之格滿二歲者與知州帝從之會御史范師道字貫之趙抃字長歲滿求補郡沆引格出之中丞張昇曰天子耳目之官而宰相挾私斥之可乎上疏極言沆遂出知應天沆長於吏事然任數善判擬推近過失陰持之以軒

以包拯知開封府拯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為之斂手聞者皆憚之以其笑比黃河清童穉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師為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已老

丁酉二年春二月祁公杜衍卒諡正行臨終作遺疏略曰無以久安而忽邊防無以既富而輕財用宜早建儲

副以安人心語不及私

以翰林學士歐陽修知貢舉帝切於求士進士諸科一舉而獲選者至千三百餘人士子習尚險怪奇澁之文

號太學體張方平嘗言文章之變與政通邇來文格日失其舊各出新意相勝為奇驅扇浮薄重虧雅俗非取

賢歛才備治具之意雖下詔揭示而士習不改翰林學士歐陽修知貢舉痛抑新體凡為時所推譽者皆被

黜榜出澆薄之士俟修晨朝聚譟於馬前街司邏卒不能禁止然自是場屋之習遂為之變是科程顥張載朱

舉皆及第程顥字伯淳西洛人張載字子厚長安人朱光庭字公掞河南偃師人蘇軾字子瞻眉山山人蘇轍字子由軾之弟曾舉字子固南豐人

三月護國節度使同平章事秋青卒諡武青為人慎密寡言其計事必審中機會而後發行師先正部伍明賞

罰與士卒同饑寒勞苦雖敵猝犯之無一士敢後先者故數有功嘗有持秋梁公畫像及告身詣青獻之以為

公厚贈其

夏四月幽州地大震壞城郭覆壓死者數萬人

秋八月詔諸州置廣惠倉初天下沒入戶絕田官自粥之至是韓琦請留勿鬻募人耕而收其租別為倉貯之

以給州縣之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謂之廣惠倉以提刑領其事歲終具出納之數上三司每千戶留田租百

彼時宋方與契丹增歲幣其政略兵威有何令契丹可懼處而契丹主見像驚拜有都虞侯之嘆邪此不過宋臣自詡之言無足信益可鄙耳

石以是為差戶寡而田有餘則當如舊

九月契丹來聘遣翰林學士胡宿報之初契丹興宗遣使來求御容會卒乃已至是洪基復遣使來求欲成先

志帝遣張昇報聘且諭之曰昔文成興宗傳號中弟也弟先面兄於禮為順況今南朝乃伯父之尊當先致恭於

是復使其臣蕭扈以洪基像來宿乃奉御容如契丹契丹主具儀仗迎謁及瞻視驚肅再拜謂左右曰我若生

中國不過與之執鞭持蓋一都虞候耳

冬十二月詔開歲一舉士置明經科進士諸科待試京師者恒六七千人一不幸有故不應詔往往沉淪十數

年以此多毀行下進者王洙侍適英閣講周禮至三年大比帝曰古者選士如此今率四五歲一下詔故士有

抑而不得進者孰若裁其數而屢舉也下有司議咸請易以開歲之法詔從之於是進士諸科悉解舊額之半

增設明經試法凡明兩經或三經五經各問大義十條兩經通八三經通六五經通五為合格兼以論語孝經策時務三條出身與進士等

詔定其選次之格以裁抑之

咸三年夏六月文彥博賈昌朝罷彥博以老求罷以使相判河南封潞國公知諫院陳旭字賜叔建陽人後避神宗嫌名改升之

等悉昌朝遂代為相乃率僚屬上言昌朝交通女謁建大第別初客位以待宦者宦官有矯制者樞密院釋

不治昌朝竟出判許州昌朝在侍從中多得名譽及執政始不為正人所與

以韓琦同平章事宋庠田況為樞密使張昇為副使時羣臣皆以建儲為言帝依違不決琦既相乘閒進曰皇

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繫自昔禍亂之起皆由不早定陛下何不擇宗室之賢以為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宮將

有就館者姑待之已而又生女琦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況陛下

乎願以太祖之心為心則無不可者帝不答

以已拯為御史中丞拯言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為憂夫萬物皆有根本而太子者天下之根本也根本不立

禍孰大焉帝曰卿欲誰立拯曰臣非才備位所以乙孩建太子者為宗廟萬世計爾陛下則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臣年七十且無子非邀後福者帝喜曰徐當議之之知開封也以威嚴御下名震都邑及是歐陽修以龍圖閣學士權知府事簡易循理不求赫赫之譽有以色政

勵之者修曰凡人才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適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開封亦大治

秋八月己亥朔日食

紀四年春正月丙申朔日食用牲於社

二月更榷茶法自茶為官榷民私蓄盜販皆有禁臘茶建州片茶也宋制茶有二類曰片曰散片茶惟建劍最為精潔之禁尤嚴園戶由於征

取官司並緣侵擾因陷罪民至破產逃匿者歲比有之著作佐郎何昂三班奉職王嘉麟皆上書請罷給茶

本錢縱園戶貿易而官收租錢與所在征算歸榷貨務以償邊糴之費可以疏利源寬民力富弼韓琦曾公亮

然其策請於帝行之下三司議三司言茶課給本收利所獲甚微而煩擾為患園戶輸納侵害日甚小民趨利

犯法益繁宜約歲入息錢之數均賦於民恣其買賣所在收算而不給本錢遂詔弛舊禁俾通商利凡歲輸

緡錢三十三萬八千有奇謂之租錢與諸路本錢悉諸以待邊糴自是惟臘茶禁如舊餘茶肆行天下矣論

者又謂茶戶困於輸錢良民賦不時入刑亦及之商賈利薄販鬻者少必至歲額不登經費日蹙翰林學士歐

陽修知制誥劉敞皆請除前令帝不聽

夏四月封周世宗後柴詠為崇義公給田十頃以奉周祀從著作佐郎何昂請也

五月除猜防大臣條約前兩制不許至執政私第執政所薦士不得充臺官詔並除之

秋七月放宮人帝以月食幾盡修陰教以應天變前後出宮女幾五百人時後宮得幸者十人謂之十閤而劉

氏黃氏在十閤中尤驕恣通請謁御史中丞韓絳密以聞帝曰非卿言朕不知也當審驗之遂并出二人

田況罷况寬厚明敏有文武材好論天下事言甚明切以疾罷

宋仁宗皇帝

冬十月大禘於大廟。帝將親禘下禮官集議東向之位。同判宗正寺趙良規字補請正太祖東向之位。而知太常禮院韓維字持國請如故事。座東向之位。便時禮官不敢決。乃與待制以上及臺諫官同議。太祖為

受命之君。然僖祖以降。四廟在上。故大禘上列昭穆。而座東向。魏晉以來。已用此禮。詔從之。

十一月。汝南王允讓卒。追封漢王。諡安允讓天資渾厚。內寬外莊。知太宗正寺二十年。宗子有好學者。勉進之。

以善。若不率教。則勸戒之。至不變。始正其罪。故皆畏服。及薨。以其子宗實育宮中。故卹典有加。

召河南處士邵雍。游字晦夫不至。雍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於書無所不讀。始為學。即堅苦刻勵。寒不爐

暑不扇。夜不就枕者數年。既而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初北海李之才

受易於河南穆修。修受於神放。而放受之於陳搏。源流最遠之才。攝共城。今雍時居母憂。於蘇門山。躬覽以養父之才。叩門來謁。勞苦之曰。好學篤志。果何似。雍曰。簡策遺外。未有適也。之才曰。君非徒簡策者。其如物理之

學。何他日。則又曰。物理之學。學不契。玩心高明。深造曲暢。遂行伏羲先天之旨。著書十餘萬言。李之才字挺之。青社人。共城注見前。蘇門山在衛。富弼司馬光呂公著字晦叔諸賢居洛中。雅敬雍。恆相從游。為市園宅。雍

輝府輝縣西北。寨字記俗名五巖山。德器粹然。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一時洛中人才。持甚而忠厚之風聞天下。

留守王拱辰薦雍。遣逸授將作主簿。後復舉逸士。補潁州團練推官。皆固辭。乃受命。竟稱疾不之官。

五年夏四月。程戡免。以孫朴為樞密副使。戡與宋庠不合。數爭議於帝前。臺諫以為言。帝不悅。殿中侍御史

呂誨字獻可復論戡結貴倖。以致位乃免。

置寬恤民力司。詔置於三司。遣官分路訪寬恤民力事。

五月召王安石字介甫為三司度支判官。安石好讀書。善屬文。曾鞏攜其所撰。以示歐陽修。修為之延譽。擢進

士上第。授淮南判官。故事秩滿。許獻文求試館職。安石獨否。調知鄞縣。本漢鄞縣。五代吳越更通判舒州。文彥

博為相。薦其恬退。不次進用。以激奔競之風。歐陽修薦為諫官。安石皆以祖母年高辭。修以其須祿養。復

民力盡繼惟在
地方太吏平時
體察入告上之
人酌其情勢休
養而安全之使
幽隱不墮於上
聞聲澤不格於

下連始得體恤之實若必待還官四出然後知民間疾苦則安藉司牧者之承流布德況所遺官屬其言又未可盡信乎驚虛名而無實濟徒見紛張滋擾耳

言於朝召為羣牧判官。改度支判官。安石議論高奇。能以辨博濟其說。果於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於是言書其大要以為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無所改易。吏革不至乎傾軋。天下之耳目繫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先王始。是館閣之命屢下。安石輒辭不起。士大夫謂其無意於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及赴是職。聞者莫不喜悅。呂祖謙曰。安石變法之編。於嘉祐而盡用於熙寧。世道升降之機。識者於此三致意焉。

六月契丹新置國子監。契丹主自即位。求直言者。再復詔設學。養士。頒五經傳疏。置博士助教各一人。

秋七月。歐陽修等上新唐書。先是帝以劉昫等所撰唐史卑弱淺陋。命翰林學士歐陽修。端明殿學士宋祁

刊修之。曾亮提舉其事。十有七年而成。凡二百二十五卷。事增於前。文省於舊。修撰紀志表。祁撰傳。故事每

祈為先進。且於唐書功多。故各著其名以自異。

浚二股河。商胡決河之別派也。以其自決河岐出。故名二股。續綱目於是年正月書鑿。自李仲昌治商胡決

河塞而復決。事見前。至是河流派別於魏之第六掃。在今大名府。曰二股河。行魏恩德博之境。亦曰四界首河。

自決河至四界首河。河北都轉運使韓贄字獻之。言四界首古大河。即王莽河水。經注謂所經今宜浚二股於此。分

流入赤金河。赤河及游金二河。故道在東平平原間。今湮沒不可考。為利可必商胡決河北。自乾甯入海。

是為二股河。東至德滄入海。是為分而為二。則上流不壅。可無決溢之患。詔如其策。浚二股役三千人。幾月而

畢。考宋史河渠志。是年韓贄請浚二股。至英宗治平元年。始命都水監浚。浚并浚五股河。與韓贄傳所載不同。

續綱目。從贄傳。今依之。又河渠志。神宗熙寧元年。河決恩冀二年。從都水監丞宋昌言。內脩程。防議開二股。

以導東流。才及六分。而北流開。既而河自其南四十里東決。汜濫大名。恩德滄水靜五州軍境。三年。令河北轉運使開修二股。上流至五年四月。河始成。續綱目。宋元通鑑。但載恩冀之決。而東北流開。俱不載。今并注於此。宋昌言字仲謨。緩族子。

冬十一月。宋庠免。以曾公亮為樞密使。張昇。孫抃。參知政事。歐陽修。陳旭。趙鼎。為樞密副使。庠前後所至。以慎

靜為治然愛信幼子縱其與小人遊殿中侍御史呂誨論屏皆情乃罷判鄴州

六年春三月起復富弼同平章事弼固辭許之弼以母喪去位詔為罷春宴故事執政遭喪皆起復帝虛

位五起弼固請終制且曰起復金革之變禮不可施於平世帝乃許之

夏四月陳旭罷以包拯為樞密副使知諫院唐介趙抃御史范師道呂誨上疏論旭陰結宦者故得大用帝

曰朕選用執政豈容內臣預議邪乃兩罷之旭知定州介等亦外補

六月壬子朔日食司天言當食六分之半食四分而雨羣臣欲援至和例稱賀同判尚書禮部司馬光言日

之所昭周徧華夷雲之所蔽至為近狹雖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天意若曰人君為陰邪所蔽災慝甚明

天下皆知其憂危而朝廷獨不知也食不滿分者乃歷官術數不精當治其罪亦非所以為賀也帝從之

以司馬光知諫院光以三劄子上其論君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以為仁者非獨照姑息之謂興教化修政

傾奇同察之謂知道諫議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疆元暴戾之謂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奸

不能惑佞之謂不移此人君之武也陛下天性慈惠子育元元雖古聖王無以過然踐阼垂四十年而朝廷紀綱

猶有虧缺閭里窮民猶有怨歎意者羣臣不能宣揚聖化將陛下之於三德萬分一亦有所未盡與臣伏見陛

下推心御物羣臣有所獻奏陛下不復詢訪利害皆謂之誠使臣皆忠正則善矣或有一姦邪在焉豈可不

為寒心哉其二論致治之道有三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以為國家御羣臣之道累日月以進秩補資塗而授任苟

問其人其能而居重職非持如是而已國家采名不采實謀文不謀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歸名以求功以

文行罰則天下巧文是罪願陛下慎選在以位之士而用之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從其官無功則降黜廢棄

而更求能者有罪則流其二三言養兵之術務精不務多帝以其一留中其二下中書其三下樞密院光又進

五規曰保業惜時遠謀謹微務實又言故事凡臣僚上殿奏事悉屏左右內臣今內臣不過去御坐數步君

臣對問之言皆可聽聞恐漏泄機事非便帝皆嘉納詔自今止令御藥侍臣及扶侍四人立殿角以備宣喚

餘悉屏之

以王安石知制誥安石自度支判官改同修起居注辭之累曰閤門吏賞勅就付之拒不受吏隨而拜之則避

陳旭庸碌小人

去留本無足惜

但仁宗既云是

用執政不容內

臣預議則旭無

應罷之罪而臺

垣捕風捉影以

傾軋宰臣安知

不出於讒害所

當究其曲直使

無通情乃兩罷

之為調停之計

豈正道哉

司馬光立朝行己

正大和平無幾微

之可議不祇冠有

宋諸臣求之朕代

亦不可多得其論

君德有三曰仁明

武治道有三曰任

官信賞必罰要言

至理可書丹崖屋

右萬世不易也

宋人動輒奏辭

不復知有致身
大義安石新進
小臣乃爾勸就
付堅拒不已甚
且避之于廁不
恭實甚迨復除
制詰遂不更辭
則其狡黠邀榮
心事畢露乃仁
宗與在廷諸臣
方且想望丰采
惟恐其不就何
其真也

於廁吏置勅於案而去又遣還之上章至八九乃受及徑除知制誥遂不復辭

秋八月以曾公亮同平章事張昇為樞密使胡宿為副使宿為人清慎忠實臨事不妄發既發亦不可回其當

重任尤能顧惜大體羣臣多務更張革弊宿曰變法古人所難不務守祖宗成法而徒紛更無益於治也

閏月策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

王介

字仲父

蘇軾蘇轍皆在舉中轍對切直胡宿力請黜之帝不許曰以直

言召人奈何以直棄之乃收入第四等王安石意轍石宰相專攻人主比之谷永不肯誤詞韓琦曰此人謂

宰相不足用欲得妻師德郝處俊而用之尚以谷永疑之乎改命沈邁

字敷通為之詞時有詔舍人院無得

爭之曰審如是則舍人不得復行其職而一聽大臣所為今大臣之弱者不敢為陛下守法而強者

則挾上旨以違令諫官御史無敢逆其意者臣實懼焉語皆侵執政執政者不悅會以母喪遂去職

以歐陽修參知政事時韓琦為首相法令典故問曾公亮文學之事問修三人同心輔政百官奉法循理朝廷

稱治修以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為總目遇事取視之不復求諸有司

冬十月起復宗實知宗正寺固辭不拜羣臣以儲位未建為憂言者雖切而帝未之允司馬光上疏曰向者臣

進豫建太子之說意謂即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為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

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曰送中書光見韓琦等

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為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時知江州呂

誨亦上疏言之及琦入對以光誨二疏進讀帝遽曰朕有意久矣誰可者琦皇恐對曰此非臣輩所能議當

出自聖擇帝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曰宗實琦等遂力贊之議乃定宗實

天性篤孝好讀書不為燕嬉褻慢服御儉素如儒者時居濮王茂乃起復知宗正寺琦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

下斷自不疑乙丙中批出帝意不欲宮人知曰只中書行足矣命下宗實固辭乙終喪帝復以問琦琦對曰陛

下既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遽當蓋器識遠大所以為賢也願固起之帝曰然

七年春三月孫抃罷以趙鼎參知政事吳奎為樞密副使 抃年老善忘於事無所可否御史韓績言之遂罷
為觀文殿學士

夏四月樞密副使已拯卒諡孝肅 拯性峭直耿介與人不苟合不一毫妄取平居無私書故人親黨干謁一切絕之

然惡吏苛刻務敦厚於人未嘗不恕其飲食服用喜儉樸雖貴如布衣時卒贈禮部尚書

秋八月立宗實為皇子賜名曙九月進封鉅鹿郡公 宗實既終喪韓琦言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為皇子

不若遂正其名帝從之琦至中書召翰林學士王珪韓琦草詔珪曰此大事也非面受旨不可明日請對曰

海內望此舉久矣果出皆聖意乎帝曰朕意決矣珪再拜賀始退而草詔詔下宗實復稱疾固辭章十餘上記

周孟陽請其故宗實曰非敢微福以避禍也孟陽曰今已有此迹設固辭不司馬光言於帝曰皇子辭不贊之

受中人別有所奉遂得無恙無患乎宗實始悟 周孟陽字春卿海陵人 富至於旬月其賢於人遠矣然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責之宜必入帝從之宗實遂受命將

入宮戒其舍人曰謹守吾舍上有通嗣吾歸矣因肩輿赴召良賤不滿三千人行李蕭然唯書數厨而已中外相

賀

冬十月賜諸路錢助糴常平倉 詔天下常平倉多所移用而不足以支凶年其令內藏庫三司共出緡錢一百

萬下諸路助糴之

癸卯八年春三月帝崩夏四月朔皇子鉅鹿公曙即位是為尊皇后為皇太后戒 先是二月帝不豫中書樞密奏

事於福甯殿之西閣至是辛未夜帝崩於福甯殿帝恭儉仁恕有司嘗請以玉清舊址為苑帝曰吾奉先帝苑

當中夜飢思燒羊戒勿宣索曰恐擾大自此我賊物命以備不時之需大弊疑者皆令上 於是皇后悉斂諸

藏歲活千餘人每論輔臣曰朕未嘗嘗人以死況敢濫用刑乎及崩遺制皇子即皇帝位 於是皇后悉斂諸

門鑰真於前黎明召皇子入以遺詔令嗣位皇子驚再言曰曙不敢為因反走韓琦等共掖留之四月朔皇子

即位欲諒陰三年令琦攝家宰宰臣不可乃止

爾時所謂請正人者不啻斥賣

昌朝交通女謁

乎而此所立皇

后高氏之母固

曰太后之姊也

為交通為不交

通且刀督推王

子入繼又何以

對昌朝哉

忠直可謂不負

所學至以率百

官上壽會盛為

虧君體損主威

所言殊為矯枉

過正子合天下

以隆尊養躬率

羣臣東朝拜舞

正所以備儀教

帝有疾詔請皇太后權同聽政帝得暴疾詔請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太后御內東門小殿垂簾宰臣日奏事太后性慈儉頗涉經史多援以決事中外章奏日數十上(一)能記綱要有疑未決者則曰公輩更議之未嘗出已意檢視曹氏及左右臣僕毫分不以假借宮省肅然

立皇后高氏后侍中璿之曾孫母曹氏太后姊也少育宮中既長出宮婚於濮州封京兆郡君至是冊為皇

后

五月以富弼為樞密使

秋七月帝疾瘳帝疾甚舉措或改常度遇宦者尤少恩左右多不悅乃共為讒間兩宮遂成隙內外恟懼知

諫院呂誨上書兩宮開陳大義詞旨深切多人所難言者而兩宮猶未釋然一日韓琦歐陽修奏事簾前太后

嗚咽流涕具道所以琦曰此病故爾疾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后意不解修進曰太后事先帝數十年

仁德著於天下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間反不能容邪后意稍和修復曰先帝在位久德澤在人

故一日晏駕天下奉戴嗣君無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措大耳非先帝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后默

然久之琦進曰臣等在外聖躬若失調護太后不得辭其責后驚曰是何言我心更切也同列聞者莫不流汗

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少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為少矣獨稱舜為大孝豈其餘盡不孝哉父

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為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哉

帝大感悟帝自六月不御殿至是初御紫宸殿見百官琦因請乘輿講雨具素服以出人情大安帝命侍臣講

下享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孝友之德光於上下

耳帝悚然改容太后聞之亦大喜兩宮之疑盡釋

契丹耶律重元反兵敗自殺契丹主尊寵其叔重元甚至賜以金券免拜不名而重元陰懷異圖是月契丹主

如太子山方輿紀要山在故大富衛西南重元子楚王尼嚕固小字伊囉幹尼嚕固舊作尼魯與樞密同知蕭呼都克字伊

宋仁宗皇帝

孝為世法程又何同列北面之嫌乎

穆之姪呼都克舊作胡睹等四百人謀作亂敦睦宮使耶律良上變契丹主召南院樞密使耶律仁先語之伊遜舊作乙辛今並改正等四曰此曹山逃臣固疑之陛下宜謹為備臣請帥衛士討之尼嚕固聞召知事泄遂誘脅弩手軍犯帷殿仁先使北院樞密使耶律伊遜字呼圖克五院部人舊作胡觀衮今改等率宿衛士卒數千人與尼嚕固戰賊眾多降尼嚕固躍馬突出近侍渤海阿蘇舊作阿蘇今改等射殺之重元被傷退其黨遂奉重元僭位以呼都克為樞密使率奚人二千薄行宮會五院部節度蕭塔喇舊作塔喇今改聞召領兵至仁先俟賊氣沮背營而陳乘便奮擊塔喇自外擾之賊大奔追殺二十餘里重元走大漠自殺黨與皆伏誅契丹主執仁先手曰平亂皆卿之力也加尚父進封宋王伊遜等加賞有差

冬十月葬永昭陵在河南府鞏縣西南定陵西北

史臣曰仁宗在位四十二年之間史治若愉情而任事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國未嘗無弊倖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所以培壅國基者厚矣子孫一矯其所為遂馴致於亂傳曰為人君止於仁帝無愧焉

英宗皇帝

甲治平元年夏五月太后還政於帝加韓琦尚書右僕射帝疾大瘳琦欲太后撤簾還政乃取十餘事稟帝帝裁決悉當琦即詣太后覆奏后母事稱善琦因白后求去后曰相公不可去我當居深宮耳遂起琦即厲聲命鑾儀司撤簾簾既落猶於御屏後見后夜也帝親政加琦右僕射

六月增置宗室學官舊制諸王宮教授無定員至是封皇子頊為潁王以王陶字樂道邵亢字興宗等為翊善

記室因增置教授官以教皇族年十四以下者凡二十七員先是司馬光言於帝曰王陶等雖為皇子伴讀若

者止於供職學若止於備禮而左右前後侍御僕從或有佞邪諂巧之人雜處其間雖皇子資性端慤難移然親近易習積久易遷雖有碩儒端士為之師傅終無益也臣願陛下博選學行之士使日與皇子居處燕游講論道義其侍御僕從佞邪諂巧之人誘導為非者委伴讀官糾舉即時斥逐若皇子自有過失規誨不從亦聽以聞如此則進德修業日就月將善人益親邪人益疎天下之幸也帝嘉納之遂有是命

琦徹簾事成於俄頃不動聲色而太后還政深得歸美之道至云蕭既各猶於屏後見衣不過極言微之達耳在當時記載者固無須如此形容而張時泰作

廣義遂以此為
貪權位之證
迂儒不善讀書
未免有意苛求
矣

招集義勇本期
通用惟貴簡練
精熟豈在伍籍
之多無端而按
戶索丁逼刺手
背士勇未屬而
民先驚擾豈安
邊固圉之道且
紀律疏略不堪
行陣雖多亦奚
以為即云兵貴
先聲而無制勝
之實徒爾號稱
十萬恐敵人聞

秋八月內侍任守忠有罪竄蘄州。初莊獻太后臨朝守忠與都知江德明等交通請謁仁宗親政謫監英州酒稅復累遷至宣政使入內都知仁宗以未有儲嗣屬意於帝守忠建議欲援立昏弱以邀大利及帝即位又乘帝疾交構兩宮知諫院司馬光論守忠離間之罪國之大賊已斬於都市呂誨亦上疏論之帝納其言翌日韓琦出空頭敕一道歐陽修已簽趙概難之修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詭說而琦坐政事堂召守忠立庭下曰汝罪當死遂責蘄州安置取空頭敕填與之即日押行琦意以為少緩則中變也其黨史昭錫等悉竄南方中外快之

九月詔日開經筵重陽節當罷講呂公著司馬光言先帝時無事常開經筵近以聖體不安遂於端午及冬至後盛暑盛寒權罷數月今陛下初政清明宜親近儒雅講求治術願不惜頃刻之間日御講筵從之復武舉

冬十一月刺陝西民為義勇軍韓琦言唐置府兵最為近古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若稍加簡練亦唐之府兵也河東北陝西三路當西北控禦之地事當一體今若於陝西諸州刺手背以為義勇甚便乃今若儻等往籍陝西主戶三丁之一刺之凡十五萬六千餘人人賜錢二千民情驚擾而紀律疏略不可用知諫院司馬光上疏力諫不聽光至中書與韓琦辨琦曰兵貴先聲諒祚方桀驁使驟聞益兵二十萬豈不震懼光曰兵貴先聲為其無實也獨可欺於一日之間耳今吾雖益兵實不可用不過十日彼將知其詳尚何懼琦曰君但見慶厯間鄉兵刺為保捷前見憂今復然已降敕與民約永不充軍遣戍邊矣光曰朝廷嘗失信於民未敢以為然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君長在此地可也異日他人當位用以運糧戍邊反掌間耳琦不從竟為陝西之患

十二月吳奎罷以王疇字景真為樞密副使奎居父喪毀瘠廬墓固辭起復疇厲風操喜言事未幾卒

之不能生懼而轉為所輕琦素號知兵此舉實為失當司馬光所論殊中事理琦尚爭辯不從實不免譴短矣

英宗崇奉濮王弟由韓琦等申請且所議並非加尊帝號更無嫌疑廢僧之虞

吐蕃本征宋史英宗紀作賭沁密今改之內附續綱目作本征以河州內附宋元通鑑同考宋史吐蕃傳及王韶傳本征叛服不常此雖乙附並未舉州內屬至熙寧六年始復河州七年本征來降今依本紀于此初買勒斯賚娶李立遵女生轄戩舊作轄戩今改及穆爾章舊作穆爾章今改又娶喬氏生董戩舊作董戩今改李氏龍哀斥為尼於廓州而錮其二子二子乃結母黨李巴全竊母奔宗噶爾城買勒斯賚不能制穆爾章嘉因撫有其眾寶元中穆爾章嘉死部人立其子轄爾薩策丹舊作轄撒丁今改李氏懼孤弱不能守乃復屬買勒斯賚轄戩仍居龕谷宋初吐蕃地後於此置若金為縣元首故城在今蘭州府金縣而苑有二子長曰本征居河州少曰轄烏爾舊作轄吳此今

改居銀川在蘭州府河州西北而董戩與母別居理正舊作理正精今改城在河州西北號令嚴明人憚服之有眾六萬日以盛彊獨有河北之地買勒斯賚所部由是遂分至是本征率其眾求內附

以內侍為陝西諸路鈐轄帝遣王昭明等四人體量軍情治其詞訟有賞罰則與其師議大事以聞各許歲乘驛奏事諫官呂誨言唐舉兵不利未有不有不自監軍者我朝因循未革奈何又增置此員其權與安撫使均矣已罷之精選帥臣專制閫外傳堯俞字欽之趙瞻字大觀永城人皆有論列不聽

二年春二月罷三司使蔡襄帝自濮邸立為皇子先是皇太后聽政為輔臣言先帝既立然幾敗大事近已焚其章矣人疑為襄及是帝問襄為何如人韓琦等為救解帝意不回襄請罷遂命出知杭州襄精吏事諫笑剖決

史不能敗嘗知泉州距州二十里萬安渡絕海而濟襄立石為梁長三百六十丈又植松七百里以庇道路聞人賴之仁宗愛其書法常令書碑版而溫成后父碑則辭不書後卒乾道中諡忠惠萬安橋一名洛陽橋在泉州府晉江縣東北有襄手書碑

三月行明天厯判司天監周琮等所造也

夏四月詔議崇奉濮王典禮初知諫院司馬光以帝必將追隆所生嘗因奏事言漢宣帝為孝昭後終不追尊

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既而韓琦等言禮不忘本濮安懿王德盛位隆所宜尊禮請下有司議王及夫人王氏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用宜稱情帝令須大祥後議之至

必執為人後者不得復顧私親以相辨折既與大記所云不合使濮王尚在又將何以處之乎且以本生之親改稱伯父固非所安而加皇於伯名亦不正王珪司馬光之說並無經傳可據徒以強詞爭執自不若歐陽修援引禮經之為得也

琦獨皆時所稱公忠體國之人同在政府氣味何至差池於事正宜和衷共濟在琦既不相諂詢未免自專獨意見於辭色度重亦狹任私意

是詔禮官與待制以上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發司馬光獨奮筆立議略云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若恭敬之心分於彼則不得專於此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其父母以為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為聖朝法況前代入繼者多宮中要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於宗室中簡推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為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光有天下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宸端冕子孫萬世相承皆先帝德也臣等竊以為濮王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尊以高官大國護國襄國仙遊並封太夫人考之古今為宜稱於是珪即命吏具以光手藁為據議上中書奏珪等所議未見詳定濮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珪等議濮王於仁宗為兄於皇帝宜稱皇伯而不名歐陽修引喪服大記以為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降服三年為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請下尚書集三省御史臺議而太后手詔詰責執政帝乃詔曰聞典禮集議不一權宜罷之今有司博求典故以聞

詔皇子及宗室卑屬勿授師傅官時封皇子並除檢校師傅中丞賈黯以為子為父師於義未安故有是詔秋七月富弼張昇罷嘉祐中韓琦與弼同相或中書有疑事往往與樞密謀之自弼使樞密非得旨合議琦未嘗詢弼弼頗不懌及太后還政弼太驚曰弼備位輔佐他事固不可預聞此事韓公獨不能共之邪或以咎琦琦曰此事當如出太后意安可顯言於眾弼愈不懌及帝親政加弼戶部尚書弼辭曰制詞取嘉祐中嘗議建儲推恩此持絲髮之勞何足如賞仁宗太后於陛下有天地之恩尚未聞所以為報可謂倒置再奏不聽乃受至是以足疾力求解政章二十餘上遂以使相鄭國公判揚州未幾徙判汝州昇請老帝曰太尉勤勞王家詎可遽去但命五日一至院進見毋蹈舞司馬光亦疏昇忠謹清直請留於朝而昇求去益力乃判許州

而三太義公忠
體國之人固如
是乎

旁支入承大統
本無德怨可言
若必沾沾援
立私恩曲行酬
報自處已為不
廣矣宗以富獨
當有建儲之語
丞子選官又以
文房博向曾推
立深加眷念而
蔡襄則以疑似
小嫌一麾出守
宣示天下為公
之量郭則向之
稱疾固辭實非
本意矣

范鎮引伊周以
况琦固屬過譽
然謂即以孺子
待其君則歐陽
修挾議微嫌
有心排擠

韓琦曾公亮欲遷歐陽修為樞密使將進擬修覺其意謂之曰今天子
諒陰母后垂簾而二三大臣自相位置何以示天下琦等服其言而止

以文彦博為樞密使呂公弼為副使 彦博自河南入覲帝曰朕之立卿之功也彦博竦然對曰陛下入繼大統

乃先帝意皇太后協贊之力臣何功之有且其時臣方在外皆韓琦等承聖志受顧命臣無預焉因避謝不

敢當帝曰豐煩卿西行即召還矣乃改判永興軍遂召為樞密使 公弼先為羣牧使時帝居藩得賜馬頗劣欲

已知卿矣乃以權
司使進制樞密

八月京師大水詔求直言 京師大雨平地涌水壞官私廬舍漂人民畜產不可勝計是日帝御崇政殿宰相而

下朝參者千數人而已詔開西華門以洩宮中積水水奔激東殿侍班屋皆摧沒人多溺死官為葬祭其無主

者千五百八十人下詔責躬求言且命罷宴減膳禱於山川司馬光上疏極論時事略云陛下即位以來災異

或溢或涸去夏霖雨涉秋不止老弱流離積尸成邱今夏疫癘大作彌數千里秋收未獲暴雨大至都城之內

道路乘輿官府民居潰溢殆盡死於壓溺者不可勝計陛下安得不側身恐懼思其所以致此者乎又曰先帝

陛下所以失人心中升為天子惟以一后數公主託陛下而梓宮在殯已失太后歡心長公主數人屏居閤宮此

事之是不能從此天下所以重失望也又曰臺諫天下帝嘉納之

之耳目其有所言當以聖意察其是非不宜一付大臣帝嘉納之

又十一月吐蕃買勒斯貢死 以其子董藏為保順節度使

契丹三年春正月翰林學士范鎮罷 韓琦求去鎮草批答引周公不之魯為辭帝不悅鎮遂請外罷知陳州

鎮以議濮王追崇事忤歐陽修修為帝言鎮以 周公待琦是以孺子待陛下鎮之出修之為也

詔稱濮王為親立園廟謫侍御史呂誨等於州縣 濮王崇奉之議久而未定侍御史呂誨范純仁字堯夫監察

御史呂大防等引義圖爭以為王珪議是已從之章七上而不報遂劾韓琦專權導諛罪又共劾歐陽修
首開邪議以枉道說人主以近利負先帝陷陛下於過舉而韓琦曾公亮趙概附會不正已皆貶黜不報時中